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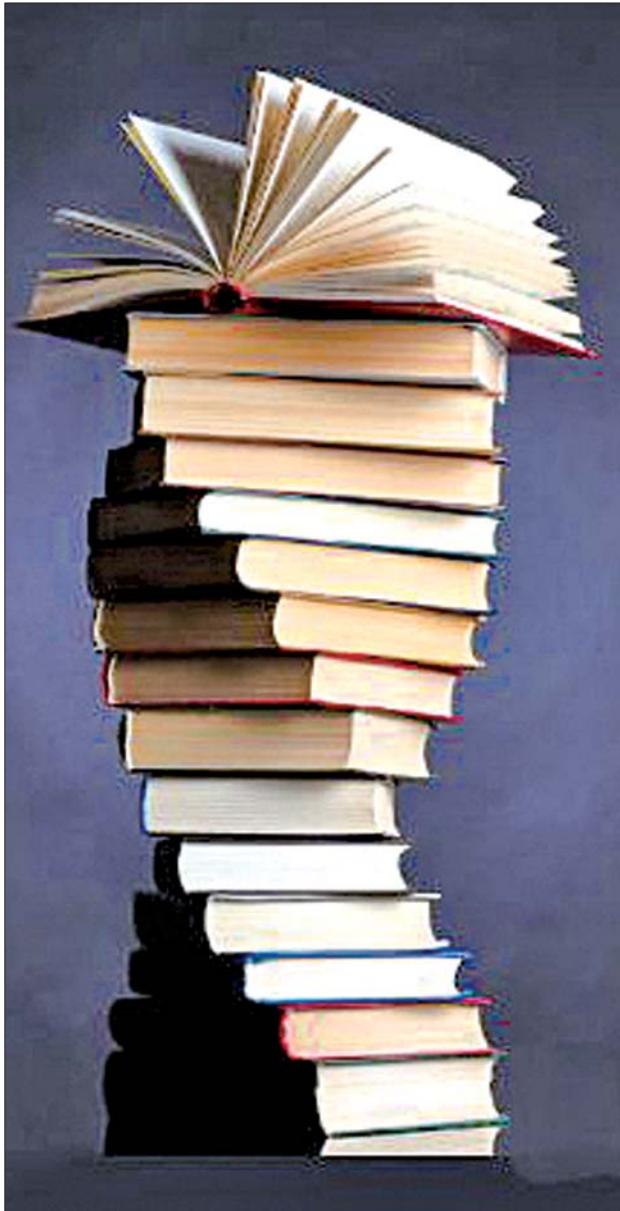


## 灵岩心语

生的优秀习作,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,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
投稿邮箱:qlwbjrcq@163.com。



爱看书的人,借书一读的应该不多,大多数还是买书看——随时可读,甚至可以在上面点点画画、标注文字,而且过一段时间,还能取来复读,所谓温故知新。这样的趣味,要是借来的书,就不大好满足了。而且那些纸质的书,阅读起来比电子书更养眼,不单单另有什么收藏的优点在。

我的书橱早就满了,但还是不断地在扩增。有同事问起这不断买书的缘起,我就曾告诉他们,这就像追剧,看了这集上了瘾,其余的一定要看完全,于是该作者的选集全集,就一套套地慢慢置办齐备了。就像选择瓜果,这棵树上的果子,吃了一颗感觉很好,树上的其他果子也一定好吃的。作者人品如此好,这部作品那么朴实可爱,那么其他作品也是不会差的。

由于这种挑拣的癖好,我的书橱里,“破书”占了相当大的比例:一多半出版在上世纪,其中上世纪初到70年代的出版物,比我年龄还大的书,占了足足两成。这些兄长辈的书,有朋友的赠与,有书摊上挑选来的,还有网上买来的。它们的价格,比起现在的新出版的书,其实还便宜不少。除了价格便宜,我之所以看重这些“破书”,另有很多原因:其一,有年少时的一点情结在,为着弥补当年“营养”的不足。我上小学和初高中时,物质的需求都不能满足,何况精神上的营养需要?正渴求看书的美好时光,可是手里只有教材是有字的,连小人书都罕见。偶尔在当教师的邻居家见到一本《我们爱科学》,只看了一篇文章《静静的爆破》,讲低爆声定向爆破的技术,竟然清楚记得了几十年。现在有

## 破书万卷

白面不够,就掺和一些玉米面或者地瓜面,也是一层白一层黑黄的样子。有些书扉页上会有原书主人的购书时间标注或者印章,甚至有赠书的留言之类。现在,请人吃饭的多,赠书给人的优良传统,也很少见了。还有一些书,显然是图书馆换新书或者厂矿图书室在厂矿倒闭后散出来的,因为上面有这些单位的图书收藏章,有些还附有流转借阅记录卡,从1952年到1998年。也许这家厂子,坚持了几十年,最近才不幸关门了。可是从某些借阅记录看,一本厚厚的书,竟然一周就还回来了,借阅过此书的那位朋友,您读书是不是太匆忙了点?可惜的是,一些印刷精致、文字优美的作品,经历了几十年,竟然和新的一样,没有人仔细阅过,何以见得呢?书页崭新不说,部分没有裁开的书页,仍旧是没有裁开过!每次小心裁开这些书页,都感觉它们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。

大多数的旧书,经历了几十年的光阴的洗练,从书皮到内页,罩上了一层锈黄色。到手后,往往进行一些修复或者保护的工作,首先把那些卷页舒平,把个别的破损处修补一下,拿酒精擦洗一下覆膜表面的脏污,小心刮去书口的霉点儿,就像远道奔波而来的朋友,风尘仆仆,满身伤病。经过我的精心照顾,它们就会重新焕发昔日的风采。我们好像同行的旅人,容光焕发继续上路,在余下的生命里继续陪伴下去了。

破书虽旧,但它们的优秀作品的独特气质,从来不曾被遮掩过。我相信,纸寿千年,这些真正的大家创作、大家公认的优秀书籍,即使再过百年,仍然会闪耀熠熠的光彩。

(董从哲 媒体工作者)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忆事、抒怀,推出一些名家专栏,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,歌咏长清山水之美,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,为了鼓励新人,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

时光匆匆,岁月悠悠,有好多过往需要我们记起,因为记住过去的岁月,才能珍惜今天的幸福。

笔者想说一说柴草的故事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,家乡人最感头痛的事情之一,就是怎样寻到许多柴草,用以烧火做饭。那时的故乡人,千方百计地四处寻找柴草,但是,有限的柴草,却始终扶不直房顶上那道苍白的炊烟!

那时,所有的庄稼秆都被生产队存起来喂牛,谷茬(谷子收割后留在地里的根和茎)、麦茬、玉米茬,则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,各家各户刨下这些茬子,敲打干净之后,用独轮车推到家里,晾晒在院子里,晒干后堆在一个角落,用塑料布仔细盖好,以备烧火之用。当然,这点茬子维持不了多久,锅底下就又闹起了饥荒。

山上的柴草和河沿的树叶属于集体所有,有人专门看护,是绝对不能偷窃的。一到秋末,只好到已经耕过的地里搜寻那些漏网的庄稼茬子。一旦发现有玉米根须露在外面,就精神焕发,赶忙用镢头刨出整个茬子来,敲打干净,郑重其事地放进筐里,一种收获的喜悦油然而生。之后,就到远离村庄几里地的地方去搜寻柴草,因为那里人迹罕至,所以柴草较多,但是去的孩子太多了,时间一长,那里的柴草也不多了,为了装满柴筐让大人喜欢,装筐时不得不动些脑筋:筐底故意空着不装柴草,

上面稀里糊涂地装满就行。

但是,锅底是个无底洞,这些搜寻柴草的手段根本满足不了它的贪欲,于是,只好想别的办法了。一次,我和伙伴们去坡地里寻柴草,实在寻找不到了,便跑到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,正劈得起劲,看坡的来了,大喊一声,吓得我和伙伴狼狈逃窜,结果,筐和筢子被没收。还有一次,母亲做饭,柴草不够,叫我去寻柴草,我想,正是晌午,看护树叶的人一定回家了吧,便壮着胆子窜进河边的树林里偷树叶,结果被人捉住,篮子和筢子被没收,还把我拽进大队部,说是要游街示众,吓得我哭起来。眼看着离游街的日子越来越近(凑够了一定的人数才游街),我和家人的心也越来越紧张,后来,不知什么原因,大队取消了游街计划,我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
如今,乡亲们绝大多数已经不再烧柴草了,而是使用煤气、沼气和电热设备做饭了。如今的山上、坡地里、沟谷里到处疯长着茂盛的柴草,一眼望不到边,一脚踩不到底,树林里的树叶覆盖了一层又一层,最终化作泥土滋润树木茁壮成长。别说庄稼茬子,就是以前可望不可即的玉米秸也没人用来烧火做饭了,每年秋收大忙季节,运走地里的玉米秸反而成了人们很憷头的事情,幸好现在有人专门用三轮车运送玉米秸去卖给养牛场,所以,一到秋收,人们便争着让他们到自己地里去拉走玉米秸。这事要是放在过去,是想也不敢想啊!

等等,真正的“乱炖”。满屋子立刻变得热气腾腾,馨香弥漫。几个年轻和不很年轻的人,在“憋来气”周围团团坐定,开两瓶廉价的白酒,边炖边吃,边吃边喝。此种氛围,此中滋味,无以言表,妙极喽,妙极喽!

说起“憋来气”,当下的年轻人可能不知其为何物了。但是,中年以上的朋友们,暖洋洋的记忆里一定有它。那是一种小巧玲珑的生铁炉子,炉膛用泥巴填糊,配上几节铁皮烟筒,另外再加火铲、火钩、火夹子等辅助工具。这种炉子密封越好越使劲,越憋越来气;炉盖越严实,炉子就烧得越旺,所以俗称“憋来气”。生炉子时,先在炉膛里放上少许“引柴”,点然后添加煤块,常常能把炉膛和烟筒烧得通红,采暖效果非常好。“憋来气”能做饭、能炒菜、能烧水,还能烘烤衣物。美中不足的是,“憋来气”易招惹,点引柴,添煤炭,夹矸石,清炉灰,每个环节都可能弄得满屋子烟尘飞扬。即便如此,“憋来气”也不是家家都点得起的。小巧而憨厚的“憋来气”,在并不富足的年代里,曾为众多的人们驱寒送暖,陪大家挨过了许多漫长清冷的时光。

眼下,火锅店遍布大街小巷,店店热气腾腾,处处人声鼎沸。涮羊肉,涮肥牛,涮甲鱼,涮海鲜,涮山珍,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涮。涮锅也日益讲究,电磁火锅,酒精火锅,煤气火锅;自助式火锅也愈来愈普及,独独少见了木炭火锅。

嗯,干净了,讲究了,快捷了,可人们的胃口却似乎愈来愈差了。从前蹲在“憋来气”上的“土火锅”,大概已经绝迹了吧?

## 柴草

曲征

## 憋来气,土火锅

陈莹